

两代特工  
十面埋伏

10 言语争锋

光芒，他的面容是清癯的，但俊朗帅气依旧，褪去了从前的青涩和稚嫩，如今更是英气内敛，自然散发出成熟稳健的将帅风范。

这样的江静舟让胡文轩心中醋意暗涌，他愣怔着，差点儿忘了接对方递过来的东西。

看完这份文件，胡文轩才明白刚才江静舟的那番话竟然不是说笑，他们果然要谈到有关女人的话题，是他们俩最关心的一个女人，是和他们此生纠缠最深的女人，也是造成今日兄弟争斗局面的女人。

虞水蓉——这个名字无论何时何地听到或看到，带给胡文轩的，都是刻骨铭心的感受。

强忍住心底涌动的暗潮，胡文轩边翻看手中的文件，边努力用平静的声音问：“你今天来找我，给我看这份文件，目的就是为了解人？”

“不错！救一个我们必须出手援救的人。”

“必须出手援救……这个说法，很霸道啊，江师长？”

“你难道有异议吗，胡站长？”

“我在考虑必须出手援救的……这个女人对我们有何不同意义？”

“你什么意思？！”江静舟剑眉一挑，清俊刚毅的面庞上又露出让胡文轩熟悉的霸气。每当争斗之势陡起，胡文轩就会在这个不好惹的少壮派人物的面

容上，看到这般熟悉而令他有点儿畏惧的神情。

此刻究竟不同，这是在军统局上海站，不是他的淞沪警备师。胡文轩冷笑一声：“难道不是吗？这个女人的身份，我不应该考量一下吗？”

“好吧，你的那点小心思我明白！你要是愿意听，我不妨再给你啰嗦一遍！”江静舟冷峻的表情和声音都让人有种不怒而威的感觉，“这个我们要出手援救的女人，是我离异的前妻，是你胡站长从小结识的近邻好友，是你一直爱慕追求的人！不过要是你不介意，我想把这些原因都归于其次。最重要的是，她是我们并肩战斗的战友，在抗战时期，她和你、我的情报单位都密切配合过，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日伪情报，她对抗战是有着特殊贡献的人！这种阐述，你满意吗？”

胡文轩不由得点点头：“很好，你很坦率！我只是奇怪，你回上海不过月余，从何处得知她目前的境况？据我的情报，这个化名柳芊倩的女子已经在光复前就回日本了。”

“在你手中的这份文件中，有她目前在提篮桥监狱里的具体监室和监号，我今天上午已经派人核查过了。情报的准确性既已得到证明，来源还有必要太过关注吗？至于你那份所谓的情报，你找时间再去追查一下误差来自何处就是了。”

“我还有一点觉得费解，你完全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将她救出来，为何要带上我？她和你、她和我那点儿纠葛，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吧。”

“真遗憾，胡站长，我实在不敢恭维你的境界和胸襟！我刚才说过了，抛开个人恩怨，我们曾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这个化名柳芊倩的女人，作为中统局在日伪机构的卧底，前些年与你们的合作程度要远远大于和我们这些作战部门的情报处吧？她对你方的贡献如何你才更应该‘心知肚明’！目前由你方出具证据说明她的身份和作为，难道不更顺理成章吗？”

“对于这份情报出自你淞沪警备师情报处，而非我军统局上海站，我始终觉得困惑，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这近乎笑谈的话，你说说倒也罢了。如果这话出自你们戴老板之口，你才真该心中发抖、背上冒冷汗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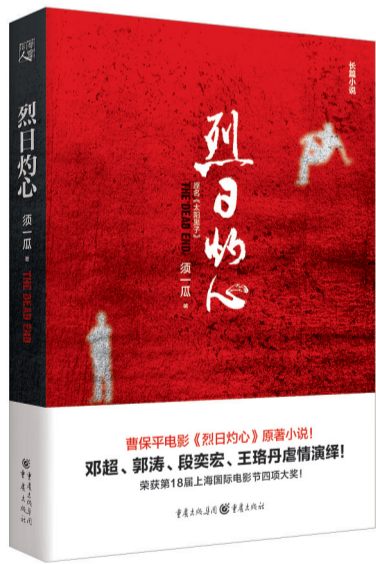
“江致远，你？！含沙射影，幸灾乐祸，你很得意吗？”胡文轩成功被激怒，他很懊恼，但是每次和江静舟争论，就是这么个结果！他忍不住叫着江静舟的字，愤愤然。

江静舟不禁哈哈大笑：“不错，你还是这样称呼我比较自然。刚才在里间你那声‘老三’，叫得我直起鸡皮疙瘩！一切看在大哥的面子上，就罢了。”

（摘自《若爱重生·周旋1946》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

要知道，大半年前他才从异国战场归来，经过了缅北战役的艰苦岁月，九死一生，百战荣归。原想他一定是憔悴苍老、瘦骨嶙峋的样子，最起码是历经硝烟、黝黑颓废的形容，却不料如今映入眼帘的，还是一个神采飞扬、英气勃勃的形象。

那一身制作精良、裁剪适度的美式将军服，完美地衬托出他挺拔有型的身材，他比以前瘦了不少，却显得更加结实、精悍了；在微微黧黑的面庞上，那标志性的长圆形眼睛仍然闪烁着夺人的



闭目窥罪  
善恶一念

26 你很可疑

“那当然。”

“你再严肃回答我一个问题。你送我去相亲，吃不吃醋？”

杨自道猝不及防，第一反应是顺着她的反击习惯，顺势推舟地说是是，但是，相处这么久了，他能隐约感到这个小女孩对他表示的情谊。他不敢也不想蹚这个浑水。于是，他毫不含糊地说：“不吃，轮不到我吃。快下车吧，我还要赚钱去。”

“你个猪八戒！”伊谷夏甩门而去。

杨自道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又看了车门一眼，心想，这门迟早要被这个丫头弄坏。车子出了小区，有人招手，杨自道没有看见。他一路往前开，脑子里萦绕着伊谷夏的最后一个问题，吃醋吗？吃不吃醋？有点醋意？他不太愿意回答，就像不太愿意费力去爬一座计划外的大山。记得第一次伊谷夏和她妈妈衣冠整齐地坐进汽车里，伊谷夏用轰轰烈烈的语气说：“相亲啦，我今天要去相亲啦！”她妈妈使劲拍了她一把。她立刻hi—hi—hi地贼笑：“有喜了当然要告诉杨师傅呀！”她妈妈愤怒了：“什么叫有喜！有这么皮厚的女孩啊！你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不是？”伊谷夏立刻缩头掩面，羞涩万分：“嘻！还不知道人家看不看得上我呢。”

听着母女俩的对话，杨自道礼貌地笑着，心里却奇怪地不舒服了一阵。后来他觉得，男人吧，可能都这样小心眼，

女孩对你稍微亲近一点，就贪心。他不承认也毫无心理准备和伊谷夏这女儿年纪的女孩，有什么吃不吃醋的关系。人家是什么样的姑娘，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人，想一想都觉得荒唐。

杨自道和伊谷夏一度绝交，因为杨自道黑了别人遗落在车上的钱，但是，一周后，伊谷夏的电话又来了，杨自道以为她要用车，她却问他女儿的心脏手术安排得怎么样了。杨自道很意外，说：“已经排到了，马上就要做了。”伊谷夏说：“你女儿几岁了？”杨自道说：“5岁。”伊谷夏说：“她妈妈在医院里陪她吗？”

杨自道说：“唔，是，要人陪的。”

“哦。她真的有心脏病啊？”

杨自道说：“不好意思，我在开车呢。你还有事吗？”

“没有。我不用车了！”伊谷夏说完，就挂了电话。

尾巴手术那天，在医院里突然遇上伊谷春、伊谷夏兄妹，大家都觉得意外。当天晚上，杨自道就接到伊谷夏的电话。电话响时，一个乘客要下车，杨自道忙着找钱打票，电话接得慢了。伊谷夏说：“我差点儿挂啦！生意好得都不接我的电话了？”

杨自道说：“还好。你身体好点儿了吗？这个天输液很冷吧？”

伊谷夏说：“你根本没有结婚，没有老婆，你吹什么牛啊老头！”

肯定是辛小丰告诉他们兄妹了，但

辛小丰一贯话少，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更多，所以，杨自道笑着说：“虚荣心吧。”

“那小孩也不是你的！”

“没有差别。她从小就叫我爸爸。”

“你真的把别人的钱黑了，就为了给那个小孩治病？”

“是。她需要。”

“我查过你了，我给你们公司打电话了。”

“你干什么！”杨自道咆哮。在公司里，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被人举报后查明属实，公司绝对要罚款、开除人。

伊谷夏在电话里笑了，那种拖了长音的、半痴呆半阴险的hi—hi—hi的笑声传了过来，她说：“我打电话去表扬你，说你捡了我的手机，追了十几公里还给我。hi—hi—hihi……”

杨自道厌恶地说：“这也用不着。”

伊谷夏说：“他们高高兴兴地记录下来，还说今年已经有13名乘客表扬杨师傅啦！我就是第十三个。我前面那个是80岁的阿婆，说你送她去女儿家，没有收车费，还扶她上下车；还有一对来城里打工的夫妇，妻子临盆出血，在路口拦车，没有一辆车愿意停下来载他们，怕血污弄脏汽车，是你停了车，一路飞奔，后来孩子生在车上，因为抢救及时，母子平安；还有一次……”

“拜托，谢谢了！”

（摘自《烈日灼心》须一瓜 著 重庆出版社 出版）

“我看都是人家要开车送你，是你不肯啊。”

“是啊，是啊，我是怕我上了人家的车，情不自禁去丢弃甲，逼他娶我……”

杨自道说不过她，哈哈大笑。说话间，到了筲箕(yún dāng)丽景，伊谷夏付完车资，忽然说：“喂，你认真回答我，你送我去推拿，心情特别好吗？”

杨自道一时猜不出她要干什么，便据实点头，说：“好啊，很好。”

“比接别的活儿都高兴？”